



雙不齋談書

林雙不

1. 古拉格羣島（第三部）

索忍尼辛著。黃文範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道聲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八五三頁。有作者英譯本序言和譯序。

組織嚴密的政治體系具備有無比的力量，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如果光靠這種力量，以高壓迫害的手段要所有卑微的個人完全屈服的話，似乎還不絕對可能。個人的力量當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一旦正義的覺醒在個人的認知裏滋長，可能產生的勇氣

和力量却也沛然莫之能禦。到那個時候，是組織或是個人終將獲得勝利，恐怕就不容易逆料了。每一次接觸到索忍尼辛的作品，便不期然產生以上的感慨；讀「古拉格羣島」的時候，類似的感慨尤其強烈。

「古拉格羣島」這部著作透過政治恐怖和道德墮落的清楚顯示，留給人類靈魂一道永久無以磨滅的傷痕。數以萬計蘇俄當局刻意遺忘的囚禁、審訊、毒打、死亡以及對人性最殘酷的侮辱，在索忍尼辛驚天動地的史筆之下再度重現。索忍尼辛有意提醒蘇俄當局記住自己所犯的罪惡，也同時提醒世人注意部分人類

的獸性與無恥。在〔古拉格羣島〕的前兩部裏，無數令人毛骨悚然的逮捕、逼供、酷刑和絕望的苦役在索忍尼辛妮妮的敘述當中，條然逼到讀者面前。許許多多含冤莫明的小人物血淚交迸的故事，被索忍尼辛穿插成史達林時代最恐怖的歷史。在〔古拉格羣島〕的第三部中，類似的恐怖依然存在，這羣被強迫的勞役犯「分成兩班，每班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休息日子，所以那裏永遠有一百個人工作，一百個人在營棚裏。上工時，他們由帶了警犬的警衛擔任守衛，任何人覺得高與就痛打犯人一頓，要求作更大的努力就用衝鋒槍。回到營地的途中，隊伍裏也許毫無原因，就挨了衝鋒槍的掃射。」這種任人鞭苔屠殺的痛苦，在整個勞改營的生活中，並不算頂嚴重的，還有更多令人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除了和第一、二部相似的描述而外，在第三部裏索忍尼辛筆觸的焦點指向犯人的反抗、抵制和逃脫，只是到最後所有這些行動都注定了失敗的命運。不過，書中對這類行動的敘述却異常突出，悲慘得令人掩卷長嘆。比方說一九五四年的五、六月間，犯人反抗起事，管理了一處特別勞改營四十天；索忍尼辛用小

說的手法來處理這件事，每一個人物栩栩如生，每一個細節歷歷在目；在短暫的時間中，犯人們恢復了人類的文明。但是結局是集體槍決和語言文字無以形容的懲罰。正如作者在「英譯本序言」裏所說的，在第三部中「透露了自由與奮鬥的天地」，儘管這種天地並不開闊。

索忍尼辛的偉大是世所公認的，他爲人類正義和勇氣等等美德做了最佳的注解。〔古拉格羣島〕的價值也是世所公認的，它爲數以萬計被迫害的人類記錄下反抗的呼聲。這樣一部書如今完整地出版了中譯本，實在是臺灣出版界的大事。我們除了向索忍尼辛致敬之外，還要向譯者黃文範致謝。黃文範在「譯序」中提到，譯完整個〔古拉格羣島〕總共用了七年的時間，這種心力的投注真令人敬佩。我們唯一要說的是，爲了不使譯文成爲閱讀原著的阻礙，在譯文的流暢上仍有值得努力的地方。

2. 新文學作家列傳

趙聰著。民國六十九年六月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二十五開本。四〇四頁。有自序。

根據趙聰在自序中的說明，這本書第一次出版大約在民國五十八年左右，書名《卅年代文壇點將錄》；不過出版時先斬後奏，連他本人事前都不知道，而且「印得太糟，錯字連篇，不能卒讀」。因此一、兩年後，趙聰增加資料，改名《現代中國作家列傳》，自己出資印刷出版。這兩次的出版地點都在香港。六十八年十二月，「我把《現代中國作家列傳》重新校了一遍，其中有一些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已遭折磨死去，有的在『四人幫』覆滅後復出，全照他們現在的情況，分別寫了『校後記』，實在各該篇之後；至於發現了港版仍存有錯漏的地方，也全在重校時順便予以改正或補充。因為新文學的歷史已經超過一個甲子，而這書中的六十三位作家中已有三十三位做了古人，再用『現代作家』似乎欠妥，也爲了有別於港版，所以改爲《新文學作家列傳》。」

趙聰除了在自序中交待了寫作和出版的詳細經過，還表明了他對「新文學」的看法。他把「新文學」界定在民國八年「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並且認爲新舊文學的不同「並不單單在表達工具上以白話代替了文言，而更重要的是內容思想的革新和類別形式的

改變」，這種合理而中庸的觀念應該會有助於他對作家的觀察和敘述，再加上他在自序中說明寫作、出版過程的詳細敬謹，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記述，更何況在六十八年年底重新修訂，資料的新穎在同類的作品裏，可能無以過之了。這是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

全書介紹六十三位作家，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爲了讓讀者進一步了解這本書的梗概，現在我把這六十三位作家的大名按序抄錄如下：丁玲、丁西林、巴金、王統照、王實味、田漢、白薇、冰心、艾青、艾蕪、老舍、朱湘、朱自清、沙汀、沈尹默、沈從文、何其芳、周揚、周而復、周作人、林語堂、胡風、胡適、胡也頻、洪深、洪靈菲、茅盾、姚克、姚雪垠、郁達夫、夏衍、徐訏、徐志摩、凌叔華、曹禺、許地山、許欽文、馮文炳、郭沫若、陳白塵、張天翼、張資平、張聞天、陽翰笙、聞一多、葉紹鈞、劉半農、魯迅、穆木天、魯彥、蔣光慈、臧克家、鄭振鐸、蔡元培、歐陽山、蕭紅、蕭軍、戴望舒、謝冰瑩、豐子愷、瞿秋白、廬隱、蘇雪林。

對於每一位作家，趙聰除了介紹詳細的生平而外，當然要談到該作家的作品風格，另外還記下不少該

作家的軼事。設若讀者問林雙不，怎麼知道趙聰寫的是真話，我的回答仍然要歸結到第二段的結尾。林雙不孤陋寡聞，這六十三位作家一個也沒見過，有些作家的作品有幸拜讀，有些作家久仰大名却無緣一見大作，有些作家則連名字都是陌生的，更不要說知道他們的生平或風格了。不過林雙不願意相信那些曾經見過或知道過的人。

立傳難，立新文學作家的傳更難，資料來源的不易，政治立場的歧異，都可能讓有志者裹足不前。但是立傳却有其絕對的必要，新文學作家需要，現代文學作家也需要。就立傳的觀點看趙聰的這本作品，意義更是不凡。

3. 花與花神

王孝廉著。民國六十九年十月洪範書店出版。三十二開本。一九八頁。有後記「童年、夢、神話及其他」。

《花與花神》一書共分三輯。第一輯包括作品十六篇，透過盤古、女媧、共工、月亮、湘妃、帝女、蚩尤、精衛、杜宇、洪水、伏羲、鯀和相思樹等等神

話與傳說，用淺白的散文表達形式，去探究某些中國文學中的問題。第三輯包括作品三篇，是夸父逐日、神農炎帝和叛神刑天等三個古代神話的故事新編，作者嘗試用小說的方式去表現古代神話中的人文精神和現代的意義。至於第二輯，也包括三篇作品，但其中有兩篇的原始形式是演講稿，一篇是應景的東西，比較缺乏一、三輯篇與篇類似的特色，不過大抵還是和神話傳說有關。

作者王孝廉在後記中提到他對人文科學的看法，他說：「我總覺得人文科學雖然未必能像自然科學一樣地與人們的實際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但所有的文學藝術和思想也必須是與現在活着的人有關的。」秉持着這樣的認識，在《花與花神》一書中，作者特別着重在古老的神話傳說的現代意義的闡述上。換句話說，作者有意經由神話故事，把古代和現代連接起來，這種努力是值得敬佩的。再者，根據作者在後記中的說明，神話的研究不僅是他的興趣，還是他任教的科目範圍。也就是說，他是把神話當做學術課題在研究的；如果他把他的心得寫成所謂的學術著作，實際上的好處如升等之類的應該更多，但是他却用淺白的文

體寫成大衆化的讀物。把本行的東西寫成深入淺出的通俗作品，經常更能顯示學者對於社會的責任與愛心。就這一點而言，王孝廉的努力更是值得感佩的。此外，作者在論述中國的神話時，不時挿論西洋神話，互爲比較，也形成這本書的特色。

不過，這本書的副題「中國的神話與人文」却不盡妥當。儘管全書各篇系統分明，然而，如果說這二十二篇作品便概括中國的神話與人文，可能還要好好商酌。很明顯的是，在內容上，便不够完備；在整體上，系統也不够分明。洪範書店在目前臺灣的出版界之中，是很有理想很有風格的；主持洪範的諸君子相當能够把持文學的體認，許多現代詩集，別的出版社在賣錢的觀點上不可能出版，但是洪範出，這種爲理想的追求或犧牲委實可敬。只是部分作品的副題尙嫌過大，不知洪範諸君子以爲然否？

撇開副題不談，「花與花神」值得一讀。當然它無以呈現整個的中國神話與人文，然而却足以讓我們用一種現代的眼光，去檢視我們民族的過去。

4. 我的下輩子

梁修身編。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號角出版社出版。
。三十二開本。二一五頁。有編者的代序「那來下輩子？」

是不是有下輩子？這個問題和其他許多的問題一樣，沒有人敢做肯定的答覆，當然包括「我的下輩子」的編者梁修身在內。梁修身之所以用這樣的一個題目去徵稿和編書，根據封底的說明，「只是透過一個假設的題目，希望人類能從思索這個問題中，觸及對這輩子的檢視與自省，進而策勵今生今世更加勤勉與奮發。」果爾，這樣的一本書便不僅僅是有趣而已。

這本選集總共有五十四位作者，除了原來就寫文章的吳念真、桑科、張拓燕、隱地、羅蘭等等而外，還包括其他行業的王碧瑩、包國良、吳楚楚、胡慧中、洪濤哲、凌波、郭小莊、陳朝寶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全臺灣臉皮最厚的林雙不。由於五十四個人今生今世生活狀況各不相同，對於來生的希望也就有異，有人希望來世做個智商八十的人，有人希望來世當演員，有人希望來世永遠長不大，更有人希望來世不再做人，奇奇怪怪，不一而足。

不過，這本書看是看了，想了想了，却老覺得似

乎缺少了一些什麼。到底缺少了什麼？原來是作者羣的職業範圍不夠廣泛；相同職業不要找太多人寫，盡量找不同工作不同身分的人來談，效果會好一點，引人沉思的可能也大些。俗謂工作三百六十行，臺灣的行業豈止三百六十種，實在沒有必要在作者羣中讓同樣的職業重覆。

5. 歷史的證言

黃順興著。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作者自印。二十五開本。六九九頁。有自序。

早在兩個月以前，我反覆讀完《歷史的證言》後，就決定要談談這本書。不過因為以下的兩點理由而拖延了下來：①當時黃順興的身分還是立法委員，假如我談他的作品，讀者可能指責我亂拍馬屁。②當時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還沒過去，假如我談他的書，就等於提前為他助選一般；違法的事林雙不絕對不幹。

現在選舉結束了，黃順興馬上不是立法委員了，這個時候談他的書，讀者想要誤會也沒有理由誤會矣。《歷史的證言》是黃順興在立法委員任內的質詢記錄。立法委員是民意代表，顧名思義，民意代表就是

要代表民意。那麼，當我們投票把這些民意代表選出來以後，究竟他們在議事堂是否真正代表民意，判別的方法之一是聽他們的質詢。假如我們的各級議事堂在進行各種議事程序時都能電視轉播，那麼我們選民就可以透過螢光幕清楚看出他們代表的是民意或私意；可惜我們目前沒有類似的轉播，報紙篇幅有限，報導也不盡詳細，假如我們想要了解民意代表，恐怕只有經由他們的質詢記錄了。從這個觀點而言，《歷史的證言》不論其中的言論如何，都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我們竭誠盼望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能定期出版他們的質詢記錄，為我們國家的民主前途共同努力。

《歷史的證言》全書共分四篇。第一篇政治與人權問題，第二篇經濟問題，第三篇農業問題，第四篇公害問題；總共包含質詢記錄五十種，觸及的範圍很廣，舉凡生活上的原則大事、國際能源危機、綠卡問題探討、公害防治、農村經濟檢討、公務人員士氣等等，都曾經一再出現。做為一個民意代表所必須關切的，黃順興幾乎都沒有遺漏；這種對社會家國的愛心，正是一個民意代表責任感的高度發揮。從這個觀點來看，《歷史的證言》也值得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人

一讀。在多數質詢的後面，作者還收錄了有關首長答覆的文字；從這些答覆裏，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行政人員處理問題的審慎態度。國家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誠誠懇懇、知無不言地來貢獻意見。

這本書還有將近三百頁的附錄，討論有關核能發電及選舉罷免法的問題，也值得一看。

6. 套書我見

現在想要談談我個人對成套大書的淺見。

從報刊上的出版廣告看來，成套大書似乎仍是出版界的熱門焦點。除了個人在「雙不齋談書」第一期提到的那些套書之外，目前繼續大做廣告的約略有如下數種：

①中國時報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青少年版）。②莊嚴出版社的「中國文學欣賞全集」。③河洛圖書公司的「中國武俠小說大系」。④九五出版公司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還有其他兒童讀物、史料叢書、家庭用書等等。個人的看法是，出版社推出這麼多整套的大書，表示有相當多的讀者朋友需要這些套書，也買得起這

些套書，真是可喜可賀。可是個人也同時擔憂，會不會這些外型華麗、印刷精美的套書，僅僅是某些人家客廳裏的裝飾品？因此林雙不斗膽向出版套書的出版社建議兩點：

①請不要拒絕讀者分冊購買；假如一定要整套購買，做為讀者大眾的多數大中學生難免望而却步，而這些人真想求知。還請發售平裝普及本，理由除了前述，還可以方便攜帶閱讀。

②請千萬精心校對。出現手民之誤的書最容易影響讀者的信心；買了一大套書，却失去信心，那種懊惱與痛苦，出版者應該也可以體會得到。比方遠流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校對上就有不少疏忽；歷史資料，設若年代錯誤，那還得了。出了這種書而已經大量發售的出版社，站在責任的立場，也有必要做補救的工作。

為了出版良心，請為讀者設想；即使純然把印書當做經商，也得要求產品的精良。假如以為讀者是沉默的；就可以任意宰割，恐怕是在自毀出版的前途。林雙不的意見可以忽視，但是當林雙不代表大多數讀者朋友的利益和心願時也許就不太容易視而不見了。